

學術論文

公民個人層次的民主和平論及其在 台海兩岸間的初步檢證

A Citizen-Level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and Its Preliminary Test on the Taiwan-China Dyad

關弘昌 *Hung-Chang Kuan*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吳振嘉 *Chen-Chia Wu*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Doctor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在多數有關民主和平論的研究中，分析單位多為個別的國家或其政府與決策者，本文則嘗試探討民主國家內部的公民個人在民主和平論中的角色。首先本文從相關文獻中找出公民在民主和平現象裡的角色。其次，本文經由演繹民主國家公民反對戰爭的原因，來建立公民個人與民主和平現象之間的關連。最後，本文以台灣對中國大陸為案例，採取迴歸統計分析的方法，針對公民個人層次的民主和平論進行初步的檢證。

The unit of analysis of most research on 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DPT) is either each individual state or its government and decision maker.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itizens of democratic countries in the DPT. At first it reviews relevant literature to find out the citizens' role. Then, by deriving the reasons why citizens of a democracy oppose wars, the article establish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democratic peace. Finally, a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Taiwan-China dyad is conducted for a preliminary test on this citizen-level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關鍵字：民主和平論、兩岸關係、公民、台灣、中國

Keywords: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Cross-Strait Relations, Citizens, Taiwan, China

壹、前言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主張「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的學者把這一理論用來描述或解釋國家之間的和平與戰爭行為。民主和平論有兩種版本的論述，第一種是「雙元版」(dyadic version)，其含意為民主國家具有雙面性格，因為民主國家與其他民主國家彼此之間不會發生戰爭，但是民主國家對於非民主國家是可能以武力方式來解決爭端的。第二種論述是「單元版」(monadic version)，其含意是民主國家的性格其實相當單一或一致，因為民主國家不僅不會與其他民主國家發生戰爭，即使面對非民主國家，民主國家也不會以發動戰爭的辦法來解決彼此問題。¹

以上不論是雙元版或單元版的民主和平論，分析的單位或焦點主要是國家整體或其政府，或者是代表國家的決策領導人。這也就引起吾人好奇：民主國家內部的公民在民主和平的作用機制與過程中，是否也有扮演什麼角色。²例如說，民主國家的民眾對於其他民主國家、甚至非民主國家是否也主張和平以對，其原因又為何？在這些原因中，是否也有和民主規範相關的因素在其中？換言之，在公民個人這一層次中，是否也存在民主和平的現象？

本文將對於公民個人在民主和平論中的角色作一討論。一方面，本文將從相關文獻的回顧中找出公民在民主和平現象裡的角色。其次，本文將經由演繹民主國家公民個人反對戰爭的原因，來連接起公民個人與民主和平現象之間的關連性。最後，本文將以台灣對中國大陸為案例，採取迴歸統計分析的方法，針對公民個人層次的民主和平論進行初步的檢證。

¹ 關於雙元版及單元版民主和平論的論述，可參見：Stephen Quackenbush and Michael Rudy, "Evaluating the Monadic Democratic Peac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26, No.3 (2009), pp.268-285。

² 目前討論民眾在民主和平現象中之角色的研究僅見有 Michael Tomz and Jessica Week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7, No.4 (2013), pp.849-865.

貳、文獻回顧

民主和平論雖然是描述或解釋國家整體的行為，但是在一些學者的論述中，屬於國內層次的民眾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用 Schultz 對於民主制度如何解釋民主和平的分類方式來說明。³

Schultz 提出民主制度可能發揮和平作用的兩種方式，一是制約 (constrain)，另一是發出訊息 (inform)。「制約」的方式指的是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在意圖發動戰爭時通常面臨民眾、反對黨、或其他社會部門團體的制約。例如 Layne 提到，民主和平論的因果邏輯之一是制度上的制約，亦即制約政府對外政策的方向，這包括了政府必須回應公民，以及選擇行政官員、政治競爭、外交決策過程中易受多方影響等現象所展現出的制衡。⁴在這裡，不論是公民要求政府作出回應，或者在政治競爭中選擇官員與政黨、或者去影響外交政策，都凸顯了民眾足以影響政府對外政策的和戰方向。

Lake 也指出，民主和平論的機制之一，是社會部門對於國家機關外交政策的約束，例如監督其表現；以「出走」(exit) 來懲罰其不適當之行為；以「發聲」(voice，例如投票、政治獻金、群眾抗爭、甚至叛變) 來使國家機關展現紀律。這一觀點同樣也指出民主國家人民在左右對外政策方向上的影響力。⁵

我們再來看「發出訊息」的作用方式。這個方式的意思是，民主國家在危機中比較能夠揭露其真正的偏好或意圖，這一觀點可以 Fearon 的論述來進一步說明。Fearon 以「觀眾成本」(audience costs) 的概念來解釋民主

³ Kenneth Schultz, "Do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onstrain or Inform? Contrasting Two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Democracy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2 (1999), pp.233-266.

⁴ Christopher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2 (1994), pp.5-49.

⁵ David Lake, "Powerful Pacifists: 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6, No.1 (1992), pp.24-37.

和平的現象。所謂觀眾成本指的是決策者所面臨的對其不利的國內政治後果。在民主國家中，如果政治人物經常無法履行先前的政策承諾，便可能導致民眾不再支持或信任他們，從而造成政府的垮台或者選舉的失敗，這即為一種成本。Fearon 認為，對於觀眾成本愈是敏感的國家，在爭端中退讓的可能性愈小，因為如果退讓，便會失去人民的支持。也因此，若一國家「升高衝突後再退讓」的成本愈高，其升高衝突動作時所發出的衝突意圖信號也愈強烈，升高衝突的意圖也愈可信。所以觀眾成本愈高，愈可以傳達一個國家的真實意圖。由於民主國家的觀眾成本普遍都很高，所以比起威權國家，民主國家通常可以清楚並可信地傳達其真正意圖。當民主國家瞭解彼此之間的真正意圖，安全困境便可消弭，這正是民主國家之間較少武力衝突的原因。⁶

以上不論是從「制約」或「發出訊息」的作用方式來看，民主國家中的人民在民主和平的理論論述中的確有其一定的角色存在。不過，在「制約」這一作用方式上存在著兩點尚未被充分討論的問題，值得再加以探討。第一個問題是，人民整體的力量固然可以對於國家機關或領導人試圖發動戰爭的作為發出反對的聲音，但是是否每一個人都態度一致地想制約領導人？有沒有人是持不同態度的，也就是支持領導人的作為的？第二個問題是，即使人民反對領導人試圖發動戰爭，他們都是緣起於相同的動機或理由嗎？關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很明顯地，在民主國家中人民的意見永遠都是多元的，有人會反對領導人的戰爭意圖，但同樣也會有人支持，不可能出現每個人態度都一致的情況。關於第二個問題，筆者以為答案應該也是否定的。如同本文以下的論述，對於領導人發動戰爭的意圖表示反對，可能是出於不同的動機或原因，例如對於可能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憂慮，或者對於對方是宿敵或盟友的認知，或者個人是否與對方國家有商業

⁶ 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3 (1994), pp.577-592.

交流並因此獲利，或者對於對方是否同為民主國家的認知等，不一定是完全基於相同的理由。

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說明了若把民主國家裡的「人民」這個概念進一步解構成一個一個的公民個人，那麼每一位公民是否支持領導人發動戰爭的態度，以及其態度背後的理由，都不一定會是一致的。這也突顯了公民個人層次的態度及其動機如何連結到國家間層次的民主和平現象，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以下本文將先針對公民個人層次的民主和平論作一演繹論述，之後再以經驗資料對公民個人層次中屬於「民主」動機的這一部分進行初步的驗證。

參、民主和平論在公民個人層次的演繹

上文提及公民個人可以因為不同的理由或動機而反對領導人試圖發動戰爭，進而阻止戰爭的發生。這些動機或理由最常見的是憂慮戰爭可能造成戰鬥人員及平民大量傷亡，但除此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考量。筆者認為這些考量可以區分為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兩類。

現實主義類型的考量，是對於對方國家是否與自己國家屬於相同聯盟或陣營的認知。Farber 及 Gowa 曾主張，民主和平的現象多存在於同一聯盟中的國家之間，例如冷戰時期的資本主義陣營，因此其實是許多民主國家間基於現實主義的共同利益所形成的聯盟關係造成了這些國家之間的和平，與民主國家的身份無關。⁷這一論點同樣可以適用在公民個人身上，亦即若公民個人認知對方國家為自己國家的盟邦，那麼他反對領導人出兵該國乃極為自然的反應。反之，若他認知對方國家屬於敵對陣營，那麼他贊

⁷ Henry Farber and Joanne Gowa, "Common Interests or Common Politics? Reinterpre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9, No.2 (1997), pp.393-417; Joanne Gowa, *Ballots and Bullets: The Elusive Democratic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成領導人對其發動戰爭也不算意外。

屬於自由主義類型的考量，則可以再區分成基於維護個人的商業利益，以及基於維護個人的民主理念。前者乃根據商業自由主義（commercial liberalism）的論點而來，這一派的學者認為國家之間的商業交流，例如貿易投資等，可以帶來國家之間的和平，這是因為商業交流活動可以產生商業利益，但是因為戰爭將會破壞這些商業活動的進行，從而危及商業利益的創造與積累，因此會被從事這些商業活動的人們所反對。⁸依據這一論點，公民個人若從事貿易投資等商業活動，尤其是與對手國家有商業往來，他是極可能基於維護他自己的商業利益而反對領導人對該國發動戰爭的。這點不論是以單元版或雙元版民主和平論的角度來看，都是成立的，因為民主國家公民可能與其他民主國家作商業往來，但也可能與非民主國家有商業交流，不論其領導人是要對民主國家或非民主國家發動戰爭，他都會為了確保其個人商業利益而反對戰爭。

至於基於維護個人民主理念的考量，則是民主和平論的觀點。公民個人對於民主理念的維護可以表現在「把民主當成一種與其他國家互動的行為規範」，⁹以及「把民主作為認同其他國家的一項基礎」這兩個方面上。¹⁰從「民主作為一種與其他國家互動的規範」的角度來看，民主國家的公民身處民主體制之內，對民主價值與觀念作為一種規範習以為常，對於爭端比較願意支持以理性、遵守規則、彼此妥協的方式解決。在此，單元版的

⁸ Solomon Polachek, "Conflict and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4, No.1 (1980), pp.55-78; John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1, No.2 (1997), pp.267-293; "The Kantian Peace: The Pacific Benefits of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885-1992," *World Politics*, No.52, No.1 (1999), pp.1-37.

⁹ 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t,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3 (1993), pp.624-638.

¹⁰ Nelson and Carlson 在把「民主」作為解釋亞洲民眾對中國觀感的變數之一時曾論述民主認同的概念，參見：Travis Nelson and Matthew Carlson, "Charmed by China? Popular Perceptions of Chinese Influence in Asia,"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3, special issue 04 (2012), pp.477-499。

民主和平論會認為不論是對於民主國家或非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的公民皆會支持以理性方式解決爭端；而雙元版的民主和平論則會認為民主國家的公民僅願意支持以理性方式解決與其他民主國家的爭端，對於與非民主國家的爭端則仍傾向以武力來解決。

另外，從「民主作為一種認同其他國家的基礎」的角度來看，雙元版的民主和平論會認為民主國家的公民可能由於對其他同屬民主體制的國家產生認同感，認為該國同屬我群，不具威脅感，因此會支持以非暴力方式來解決彼此爭端；但是他們對於非民主國家並沒有認同感，並且認為與他自己的國家發生爭端的非民主國乃具有某種威脅性，所以會支持以武力解決雙方的爭端。不過若從單元版民主和平論的角度來看，民主作為認同的基礎就不存在了，因為單元版會主張民主國家的公民將一視同仁地看待其他民主國家及非民主國家，都會將他們視為我群的一份子，因而不論他自己的國家是與民主國家或者非民主國家發生爭端，都將支持和平解決，不會訴諸武力。

以上檢視了民主國家公民反對領導人發動戰爭的幾種可能考量。在這些考量之中，只要有一種存在，即可能引導公民將反對的想法訴諸行動。另外，這些考量彼此之間並非互斥或不能同時存在。例如，若某民主國家與另一民主國家發生爭議，其公民可能會因為這另一民主國家是他自己國家的盟邦，並且他個人在該民主國家有商業投資，而且他也對其具有高度認同感，而會強烈支持以和平方式解決與該國的爭議。

肆、民主和平論在公民個人層次的初步驗證： 以維護民主理念之考量為例

從。以下本文將以台灣對中國為案例，針對為「維護個人民主理念」而反戰的公民個人層次的民主和平論作一初步驗證。選擇台灣對中國作為案例主要原因是兩岸關係乃關乎台灣所有民眾的重要議題，以此進行分析有

其現實面的重要性以及政策面的參考價值。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所以稱為「初步」驗證，乃因為存在以下之研究限制。首先，受限於既有資料，本文僅能就「維護個人民主理念」這一考量作分析檢證；至於現實主義類型、以及商業自由主義類型的考量，則因既有問卷資料中無相關題目，¹¹將無法在此進行分析。

其次，亦因為既有資料之限制，本文分析中的依變數並非和戰態度，而是正負面之觀感。民主和平論主要是觀察民主國家對於他國的和戰態度，故適合本文所需之依變數應該是受訪者認為台灣若與中國發生爭端時對中國應和或應戰，或者是詢問受訪者對於中國是敵是友的認知。但因既有問卷題目中亦無此類題目，所以僅能選擇其他題目作替代。其中最適合的替代題目是詢問受訪者在「中國對台灣的影響是正面或是負面」這一問題之態度（詳見以下）。這一問題雖非直接詢問受訪者對中國的敵友或和戰態度，但卻與這些態度相關連。如同一個人對另一人的印象或評價會影響他是否與該人成為朋友，一個人對另一國家及其影響的印象或評價也通常會影響此人對於該國家的好惡，進而影響他對該國家是敵是友的認知。是敵是友的認知則會進一步左右爭端發生時他認為應採的反應方式，例如他若認為該國是友好國家，則依常理來看，他對於與該國間之爭端通常會傾向支持採取理性和平的途徑來解決；反之，他若將該國認知為敵人，則他雖仍可能支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但認為應採武力解決的可能性亦將無法排除。

第三，本研究以台灣的公民對中國影響台灣之正負面看法作為分析案例，所以對象國僅是針對中國，這也是因為受限於既有問卷的問題。問卷

¹¹ 本研究模型中比較接近商業自由主義的變數是兩岸經貿交流中獲利或受害的職業(參見以下有關模型變數之介紹)，但因問卷中的職業分類方式無法充分反映實際參與兩岸經貿交流之狀況，故並未以此代表商業自由主義變數。

中並沒有詢問受訪者對於其他國家如美國、日本的想法，而僅詢問受訪者對於中國影響的想法。在台灣為民主國家，而中國為非民主國家的情況下，本研究的重點遂在於民主國家民眾對於非民主國家的態度，而不是他們對於其他民主國家的立場。

依照上述第三點，從理論意涵來看，本研究探討的問題並非在於民主國家之間是否真的會使用和平方式來解決彼此爭端，而是單元版及雙元版民主和平理論的主要差異處：當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發生爭端時，是仍會選擇以和平方式解決，還是會以武力來解決？具體而言，本研究所欲瞭解的問題是：民主國家的公民個人對於非民主國家究竟是較為負面地看待（延伸含意為視為敵人，不排除以武力解決與其爭端），或仍舊正面看待（延伸含意為視為友國，不會使用武力解決與其爭端）？其原因為何？

二、研究方法

針對這個問題，本文將採取迴歸分析的統計方法來進行分析，此分析所使用的資料來源則是臺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所作之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台灣地區的調查資料，其調查時間在 2010 年，為目前公開可使用之最新一波資料。這也是僅見有相關題目可提供本研究作分析之問卷調查資料。

在此一迴歸模型中，如上所述，依變數是受訪者「認為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的看法。

模型主要的自變數則有受訪者個人的「自由民主價值」以及其認為「台灣與中國在民主上的差距」。「自由民主價值」是受訪者個人所擁有的自由民主價值或信念，¹²本文假設當受訪者個人的民主價值愈高時，則此人愈

¹² 自由民主價值的測量主要是依據胡佛教授發展的民主價值量表來進行，民主價值量表乃測量受訪者在參政權、平等權、自由權、制衡權、多元權等五種面向上的態度。相關的論述參見：胡佛等，〈權力的價值取向：概念架構的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論叢》，第 27 卷（1978 年），頁 3-40，以及 Yun-han Chu,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Values," in Larry Diamond and Bruce Gilley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 with Taiwan* (New

傾向把民主當成一種與其他國家互動的行為規範，也愈傾向正面看待其他國家的影響，至少對於其他的民主國家是如此，但對於中國大陸是否如此則有待檢驗。

「台灣與中國在民主上的差距」是受訪者所認為台灣與中國在民主發展程度上的差距，此差距愈大，表示此人對於中國大陸愈沒有民主上的認同感。本文假設當受訪者對中國大陸愈沒有民主認同感時，也愈傾向負面看待它對台灣的影响。

鑑於台灣內部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或政策深受國家認同議題、省籍、是否在兩岸經貿交流中獲利、政黨、甚至北部南部之分等因素之影響，¹³模型中亦加入相關的自變數，以觀察它們對於受訪者在評估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响時是否也有發生作用。這些自變數有受訪者的國家認同（包括台灣人或中國人認同，以及支持獨立或統一或現狀）、族群背景、所屬職業在兩岸經貿交流中是否得利、政黨支持傾向（支持泛綠或泛藍陣營，或者是獨立選民）、居住區域（北部、中部、南部、東部），以及基本背景包括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

以上關於依變數與自變數的測量及建構，請參見附錄的部分。

三、分析結果與討論

表一是迴歸統計分析的結果。我們首先來看「自由民主價值」以及「台灣與中國在民主上的差距」這兩個主要自變數的影响。

York: Lynne Reinner, 2008)。

¹³ 關於這些因素的相關討論可以參見：耿曙、陳陸輝，〈兩岸經貿互動與台灣政治版圖：南北區塊差異推手？〉，《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6期（2003年），頁1-27；Shu Keng, Lu-huei Chen, and Kuan-bo Huang, “Sense, Sensitivity and Sophistication in Shaping the Futur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 *Issues & Studies*, Vol.42, No.2 (2006), pp.23-66。

表一：中國大陸對台灣影響看法之迴歸分析

自變數	係數	標準差
自由民主價值（價值愈高者值愈大）	.410**	.129
與中國民主的差距（比中國愈民主值愈大）	.008	.022
台灣人認同（對照:中國人認同）	.504*	.256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對照:中國人認同）	.062	.251
獨立（對照:統一）	.578**	.209
維持現狀（對照:統一）	.169	.174
閩南（對照:外省）	.203	.139
客家（對照:外省）	.144	.181
受害職業（對照:獲利職業）	.117	.127
無利害職業（對照:獲利職業）	.096	.116
泛綠選民（對照:泛藍）	.673***	.137
獨立選民（對照:泛藍）	.392**	.116
中部（對照:北部）	-.204	.133
南部（對照:北部）	-.010	.110
東部（對照:北部）	.038	.238
男性（對照:女性）	-.058	.096
年齡（年齡愈大者值愈大）	-.025	.023
教育（程度愈高者值愈大）	-.184	.099
常數	2.995***	.425
R Square	.197	
Adjusted R Square	.177	
Std. Error of the Estimate	1.244	

說明：***: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依變數：認為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响是正面或負面（1 為非常正面，6 為非常負面）

其中「自由民主價值」的影響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是顯著的，而其係數為正值，表示當受訪者個人的自由民主價值每增加 1 單位，她/他在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上的看法就會增加 0.410 單位的負面看法。也就是說，當受訪者自由民主價值愈高時，她/他認為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愈是負面。

而「台灣與中國在民主上的差距」這個變數的影響並沒有顯著性，表示受訪者所評估的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民主差距，並不會影響到她/他如何看待中國大陸對於台灣所造成的影響。

接著再來看其他的自變數。在與國家認同相關的自變數方面，「台灣人認同」有顯著影響，且其係數符號為正，表示對應於自認是中國人的受訪者，當受訪者自認為是台灣人時，她/他在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上的看法就會增加 0.504 單位的負面看法。換言之，有台灣人認同的受訪者，愈傾向負面看待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影響。另外，「獨立」這一變數也有顯著影響，其係數符號亦為正，這表示對照於主張統一者，當受訪者是主張台灣獨立時，她/他在中國大陸如何影響台灣的問題上就會增加 0.578 單位的負面看法。也就是說，主張台灣獨立的受訪者也是愈傾向負面看待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影響。

表中顯示，族群背景、以及所屬職業在兩岸經貿交流中是否得利的相關變數（「閩南」、「客家」、「受害職業」、「無利害職業」）對於受訪者評估中國大陸的影響並沒有顯著的作用。政黨支持傾向的變數方面，不論是「泛綠選民」或「獨立選民」，則都有顯著的影響，而且係數符號都是正號，表示對照於泛藍陣營支持者，若受訪者是泛綠陣營的支持者或者是獨立選民，則她/他對於中國大陸影響的評估分別會增加 0.673 與 0.392 單位的負面看法。也就是說，相對於支持泛藍陣營的選民，泛綠陣營的支持者以及獨立選民都是愈傾向負面看待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影響。

最後，區域（「中部」、「南部」、「東部」），以及性別（「男性」）、年齡、教育等變數則都沒有顯著的作用，表示受訪者的居住地區、性別、年紀、還

有教育程度，都不會左右其看待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影响。

以上的分析結果有幾個重要的發現。首先，在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民主和平理論」方面，分析結果顯示當受訪者的自由民主價值愈高時，她/他認為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响愈是負面，這表示在公民個人的層次中確實有「雙元版」民主和平理論的雛形存在。雖然資料因題目設計而無法分析台灣民眾如何評估其他民主國家對於台灣的影响，以致於無法確知是否民主價值愈高的台灣民眾愈傾向正面評價其他民主國家的影响，但本研究的分析至少確認了民主價值愈高的台灣民眾乃是愈傾向負面評價、而非正面評價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响的。這一評價方向符合了「雙元版」民主和平理論中，民主國家對於非民主國家的負面應對方式。

其次，分析結果顯示了國家認同的相關變數，不論是台灣人與中國人認同、或者統一與獨立，對於台灣民眾評價中國大陸的影响力具有極深刻的影響。這一點也說明了，如同其他關於兩岸關係的議題，在涉及中國大陸的問題上，國家認同變數仍是左右台灣民眾態度的一項重要因素。

第三，政黨傾向也是另一個影響台灣民眾看待中國大陸影响力的重要變數。這一點反映了在台灣內部，政黨與國家認同意識形態的緊密關係，也就是藍綠陣營基於不同的國家認同意識形態，對於中國大陸也採取了不同的態度、應對立場與政策，同時也以這些意識形態及立場政策來動員民眾的支持。

最後，與兩岸經貿交流利害相關的變數，包括所屬職業是否獲利或受害，以及居住區域變數，都沒有顯著影響，這表示兩岸經貿交流對於台灣民眾所產生的影響，不論是得到利益或遭受損害，都沒有影響到台灣民眾看待中國對台灣的影响力。易言之，經濟利益的損益還沒有成為台灣民眾評估中國大陸影响力的因素。這也突顯出上面提到的，國家認同因素在這個議題上還是居於最重要的角色。

伍、結語

本文探討了民主國家公民個人在民主和平論中的角色，並且以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案例作了初步的驗證，其結果隱約浮現了「雙元版」民主和平論裡民主國家對於非民主國家的負面反應方式。展望未來在此一主題的後續研究上，有幾點關於問卷題目設計的建議是可以努力之處。

首先，在個案方面，除了中國大陸之外，題目還可以增加對於其他民主國家的態度，例如美國與日本，如此即可同時比較台灣民眾對於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態度及其背後因素。其次，在依變數方面則可以增加能夠測量好惡、敵友與和戰態度的問題，亦即除了詢問受訪者如何評估其他國家對台灣的影響之外，還可以詢問他們對於其他國家是喜或惡、是敵或友、以及爭端發生時是否贊成以武力方式解決。第三，在自變數方面，可以增加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知其他國家為盟邦，這樣即可以測量屬於現實主義因素的考量。另外，為了測量商業自由主義的因素考量，題目也可以詢問受訪者或其家人是否有在中國大陸工作或與中國大陸進行經貿活動。

本文僅是對於民主和平論在公民個人層次的檢證所作的一個初步嘗試，未來之研究若能針對上述幾點予以改進，應能獲得更為豐富的研究成果。

附錄：模型變數之測量與建構

以下說明模型中依變數與各自變數所使用的問卷題目及其建構方式。

一、認為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是正面或負面

題目：161. 一般來說，您認為中國(大陸)對我們台灣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1.非常正面 2.正面 3.有點正面 4.有點負面 5.負面 6.非常負面 7.不懂題意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變數建構：扣除「不懂題意」、「無法選擇」、「不回答」；剩下之選項

依照原有順序排列，值愈大表示愈負面。

二、「自由民主價值」

題目：民主價值的測量題目包括有以下七題。

141. 政府首長等於一個家庭的大家長，一切大小國事，都應該聽從他的決定。

142. 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143. 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影響地方的安定與和諧。

144. 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145. 政府如果經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了。

146. 只要政治領導者的品德高尚，任何事情我們都可以由他做主。

147. 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

以上七題的選項皆相同，都為：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7.不懂題意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變數建構：把這七題中答案為「不懂題意」、「無法選擇」、及「不回答」者設成遺失值後，將受訪者對這七個題目的回答值予以加總，值愈高者表示其自由民主價值愈高。

三、「與中國民主的差距」

題目：91. 如果 1 代表完全不民主，10 代表完全的民主，在程度上，分數越小越不民主，分數越大越民主。請問您認為台灣目前屬於哪一種程度？ 97.不懂題意 98.無法選擇 99.不回答。

120. 前面有問到民主程度的題目，就是 1 代表完全不民主，10 代表完全的民主，在程度上，分數越小越不民主，分數越大越民主。請問您認為現在的中國(大陸)是屬於哪一種程度？ 97.不懂題意 98.無法選擇 99.不回答。

變數建構：把受訪者第 91 題的答案減去第 120 題的答案，即是台灣與中國民主的差距。其值愈大，表示受訪者認為台灣比中國愈民主。

四、「台灣人認同」、「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題目：154-1. 在我們社會中，有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還是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1.台灣人 2.中國人 3.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變數建構：本題目選項為名目類別，扣除「無法選擇」及「不回答」後，將「台灣人認同」、「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分別獨立出來作為兩個虛擬變數，使之與「中國人認同」作分析之對照。

五、「獨立」、「維持現狀」

題目：154-2. 國內對於台灣的前途（統獨）問題有很多爭論，有人認為未來「台灣獨立」比較好；有人認為未來「兩岸統一」比較好；也有人認為「兩岸維持現狀（也就是不統不獨）」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怎麼樣？

1.台灣獨立[【續問】154-2-1.請問您是否堅持「台灣獨立」？1.很堅持 2.贊成但不很堅持]

2.兩岸統一 [【續問】154-2-2.請問您是否堅持「兩岸統一」？1.很堅持 2.贊成但不很堅持]

3.維持現狀（不統不獨） [【續問】154-2-3. 如果現狀無法維持，您的選擇是？1.獨立 2.統一]

40.無所謂 50.其他（請註明）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續問]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變數建構：本題目選項為名目類別，扣除「無所謂」、「其他」、「無法選擇」、「不回答」之後，把「台灣獨立」、「維持現狀」分別獨立成虛擬變

數，使之與「兩岸統一」作分析之對照。

六、「閩南」、「客家」

題目：11-1. 請問您父親的籍貫是什麼？ 1.本省閩南 2.本省客家 3.大陸閩南 4.大陸客家 5.其他大陸省籍（3和 4.以外的大陸省籍） 6.原住民 7.其他（請說明）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變數建構：本題目選項為名目類別，首先扣除「其他」、「無法選擇」、「不回答」、以及樣本數過少的「原住民」。其次將「大陸閩南」、「大陸客家」、及「其他大陸省籍」合併為「外省」。另外則把「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分別獨立成為虛擬變數，使之與「外省」作分析之對照。

七、「受害職業」、「無利害職業」

題目：9c. 請問您的工作內容和職稱是什麼？（請參考訪員手冊『職業工作內容代碼』附錄登錄）9999.不回答 9990.不適用。

變數建構：扣除「不回答」、「不適用」後，把受訪者回答之職業分為在兩岸經貿交流中獲利的職業、受害的職業、以及沒有利害關係之職業等三類，並把「受害職業」、「無利害職業」分別獨立成兩個虛擬變數，使之與「獲利職業」作分析之對照。

職業分類之細項極多，因篇幅限制，在此僅作大約說明。其中「獲利職業」包括有企業負責人及幹部、法商文藝專業人員、觀光餐飲服務工作人員等。「受害職業」有農林漁牧業相關人員、技術工作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作及組裝工、非技術工及體力工等。「無利害職業」則有民意代表與政府部門人員、軍人、理工生醫科學專業人員、宗教人員、照護相關工作人員等。

八、「泛綠選民」、「獨立選民」

題目：47.在卡片上所列出的這些政黨裡面，您覺得自己最接近哪一個

政黨？01.國民黨 [【續問】48.您對這個政黨的接近程度怎樣？ 1.非常接近 2.相當接近 3.有點接近]

02.民進黨 [【續問】48.您對這個政黨的接近程度怎樣？ 1.非常接近 2.相當接近 3.有點接近]

03.新黨 [【續問】48.您對這個政黨的接近程度怎樣？ 1.非常接近 2.相當接近 3.有點接近]

04.親民黨 [【續問】48.您對這個政黨的接近程度怎樣？ 1.非常接近 2.相當接近 3.有點接近]

05.台聯 [【續問】48.您對這個政黨的接近程度怎樣？ 1.非常接近 2.相當接近 3.有點接近]

06.其他政黨 (請註明) [【續問】48.您對這個政黨的接近程度怎樣？ 1.非常接近 2.相當接近 3.有點接近]

070.不接近任何政黨

98.無法選擇 99.不回答 [續問] 0.不適用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變數建構：扣除「無法選擇」、「不回答」後，把受訪者之回答分為支持泛綠陣營的選民、支持泛藍陣營的選民，或者是獨立選民三類，並把「泛綠選民」、「獨立選民」分別獨立成為兩個虛擬變數，使之與「泛藍選民」作分析之對照。其中「泛藍選民」包括支持國民黨、新黨、與親民黨者；「泛綠選民」則為表示支持民進黨與台聯者。

九、「中部」、「南部」、「東部」

變數建構：依據受訪者所在縣市，分為北部、中部、南部、與東部四個區域，並將「中部」、「南部」、「東部」分別獨立成為三個虛擬變數，使之與「北部」作分析之對照。其中北部包括有基隆、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中部有台中市（含當時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南部有嘉義縣市、台南市（含當時台南縣）、高雄市（含當時高雄縣）、屏東縣；東部則有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縣。外島之澎

湖縣與金馬地區則不列入分析樣本中。

十、「男性」

題目：2. 受訪者的性別是：1.男 2.女。

變數建構：此題目選項為名目類別，把「男性」獨立成虛擬變數，使之與「女性」作分析之對照。

十一、「年齡」

題目：3. 請問您出生於民國：1.前_____年 2.後_____年。【訪員自行換算：受訪者出生於西元：_____年，年齡_____歲】。

變數建構：依據受訪者年齡，分為以下 12 層年齡層，值愈大表示年齡層愈高。01) 18-19 歲；02) 20-24 歲；03) 25- 29 歲；04) 30- 34 歲；05) 35-39 歲；06) 40-44 歲；07) 45-49 歲；08) 50-54 歲；09) 55-59 歲；10) 60-70 歲；11) 71-75 歲；12) 76 歲以上。

十二、「教育」

題目：5.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什麼？01.不識字 02.識字但未入學 03.小學 04.國（初）中初職 05.土校警校 06.高中高職 07.師範學校 08.專科（五、三、二專）09.軍警專校 10.軍警官校 11.大學 12.研究所 13.其他 98.無法選擇 99.不回答。

變數建構：扣除掉「無法選擇」與「不回答」後，將受訪者回答之教育程度區分為「1.低 2.中 3.高」三項，值愈高表示教育程度愈高。其中「低教育程度」包括有「不識字」、「識字但未入學」、「小學」；「中教育程度」包括有「國（初）中初職」、「土校警校」、「高中高職」；「高教育程度」則包括有「師範學校」、「專科（五、三、二專）」、「軍警專校」、「軍警官校」、「大學」、及「研究所」。